

■建党百年

手工刻印的入党誓词

○翁建飞

一纸薄薄的、已有岁月沉淀的红色入党誓词,如今温暖,誓言依然,色泽未褪。

目光触及这份红色入党誓词的落款,“1987年7月1日”的日期清晰可见,那是我第一次在党旗下宣誓的日子。30多年前,我所在的原福州军区舟桥部队备有一份绛红色的入党誓词,作为“专享礼”,指定送给新加入党组织的每一位党员。她虽然是手工刻印的一页拙朴的红纸,很轻也很薄,其本身毫无价值可言,但因为有着表达忠诚和信仰的铮铮誓言烙印其上,显得格外厚重而庄严。所以,解甲归田后,我一直把她作为要件珍藏,完好地保存了下来。无论是物质角度还是精神层面,她都是我的“传家宝”。每每凝眸,

铿锵誓言回荡耳畔,铁马冰河浮现眼前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市场上印刷品极其有限,现成的印刷体“入党誓词”尚无法买到。连队文书便借用蜡纸一笔一画、工工整整地放在钢板上刻字、工工整整地放在钢板上刻字、工工整整地放在钢板上刻字,再用手工推辊一页页地印制出来,既耗时,又费力,双手和衣服也很容易沾上难洗的油墨。并且印刷所用纸张也不是现成的,而是从驻地文具商店买来绛红色整张大纸,折叠裁剪成16开大小后才投入油印。

从钢板刻字到入党誓词跃然纸上,又通过一遍遍的诵读灌输到每位党员心田,一张入党誓词承载着部队官兵自己动手、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,蕴含着全体党员立党为公、保家卫国的坚强意志与宝贵精神。

我曾对新旧版入党誓词逐句进行过对照,当年那份手工刻印的入党誓词与现行版本有所不同,“保守机密”已变为“保守秘密”。而今,设计新颖、闪翠喷金的印刷体“入党誓词”比比皆是,人们再也不用为此操心费劲了。

犹记从戎时光,新加入党组织的党员,每人都得到了一份连队党支部下发的入党誓词。宣誓完毕后,要求新党员在入党宣誓人一栏签上自己的姓名。这份入党宣誓连同入党志愿书一起存入个人档案。也有一些党支部,在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后,让党员本人自行留存入党誓词。新党员首次宣誓,一般是在被确定为

预备党员之后,面向党旗进行。但多数选择在党的生日——“七一”这一天,党支部集体组织同一批发展的新党员,举行宣誓仪式。

连队党支部给被批准加入组织的预备党员,人手一份红色的入党誓词,其用意不言而喻——要求每个党员牢记和忠于自己许下的诺言,坚定理想信念,经常用党员标准对照和检点自己,身体力行,忠诚践行职责使命。

每逢“七一”建党节抑或组织特别行动前,连队党支部会不失时机地吹响“集结号”,召集新老党员面向党旗,举起右拳,严肃而庄重地重温入党誓词,以提振士气、激发斗志,使队伍积聚磅礴伟力,咬定目标,克难制胜。

我曾亲历过跨越闽赣两

省的多兵种合成的近似实战的军事演习,以及逆行扑救驻地山林火灾等战斗行动。由于自己当年从事报道和文书工作,因此便有了近距离的耳闻目睹,有了更直观、更全面的真实记录。风云诡谲时,危难险重处,总是闪现着共产党员身先士卒、冲锋陷阵的身影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我无法估算出自己曾经服役的部队,30余年间,有多少彼此熟悉或从未谋面的战友,拥有这份特别的入党誓词,但我敢肯定地说,在老兵心中,那一抹红色始终鲜艳夺目,始终光辉闪耀。她激励、鞭策着每一位党员不忘来时的路,不负入党时的铮铮誓言,坚守初心与信仰,爱岗敬业,与时俱进,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人。



沐浴阳光 郭建生 摄

■往事如歌

难忘年猪饭

○汪东福

进入腊月,在老家的那个小山村,常常可以听到猪的嘶鸣。这声音有点惨烈,但在我听起来,却反而有点兴奋。

清晨五六点钟,我被“嗷嗷”的猪叫声吵醒。“杀年猪啦,快起床!”妹妹催促我。我一骨碌爬起来,脸都来不及洗,就飞奔到大门外。

晨曦中,是一派热闹的场景。当杀猪匠的舅舅将母亲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大肥猪赶至门口,杀猪凳擦得干干净净,大黄桶摆在凳头,一旁木制的饭盆里撒着几撮盐和一点水,一把杀猪刀明晃晃的。

只见舅舅一把抓住猪耳朵,叔叔帮着抓猪尾巴,爸爸和隔壁的林伯则用力地拽着猪脚。猪嚎叫着,四蹄抓地,拼死拼活不肯往前挪步,顽强地抵抗着。大伙拉的拉,推的推,扯的扯,边上围着一帮看热闹的村民,高声说着。

在声嘶力竭中,肥猪被抬上了长凳,此时大伙已经汗流浹背,但手中依然不能放松,紧紧摀住猪的身子。舅舅用抹布将猪的颈部和四肢擦干净,一切准备就绪。

随着舅舅利索的提刀一捅,刚才还是撕心裂肺的嚎叫声,渐渐变成了“哼哼”声,肥猪慢慢地不再动弹了。此时,父亲从厨房里提出刚烧开的水,倒进大黄桶。

刨毛、刮趾等一系列干净利落的手法后,那鲜红腻白的猪肉,腾腾地冒着热气。舅舅三下五除二,从中间将猪身剖成两半,父亲连

忙进屋拿来杆秤。随后便是分割猪肉,父亲将猪肉一块块拿到堂前的团匾里,交给母亲处理。

我们小孩子也没闲着,早已准备好了火炮和平时装百雀羚的圆铁盒子,虎视眈眈地盯着大人的一举一动,见大人不注意,便动作飞快地从凳子上撮几小块猪肉,四散逃开。

等到大人收拾妥当,我们便光明正大地上场了,围着长凳仔细搜寻漏下的猪油末子。那段日子,我的口袋里经常有黄豆、玉米、粉皮、粉丝之类,那是我从谷仓里偷出来的。几个小伙伴找个地方,在铁盒里放点猪油末子,再放点黄豆、玉米之类,放在火灶里烧,“哧”的一声,顷刻间,香气四溢。“咯嘣,咯嘣”,小脑袋扎在一起,吃得津津有味。

年猪饭一般安排在晚餐,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,蒜苗炒猪肝、猪血滚豆腐、青菜炒肉……而最重头的一道菜便是红烧肉,只要母亲将满脸盆的红烧肉端上桌,这年猪饭就算正式开席。隔壁邻居、亲朋好友们围在八仙桌旁,吃着年猪肉,猜拳行酒令,吆五喝六,场面好不热闹。夹一块热气腾腾的红烧肉,一口咬下去,嘴角顿时流油。大伙一边吃,一边称赞红烧肉味道真好,母亲的脸上顿时像开了花。

年猪饭是庄稼人一年中的盛宴。如今,我们已很难吃上当年那样的年猪饭了,但我们的心里,幸福、团圆、平安,从来没有走远。

■直击真相

棍棒教育是个无能的词

○王珍

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,一定要放下棍棒,高抬贵手,放过弱小无助的孩子。不管是做你的学生还是子女,都是难得的缘分。这是前些日子我在百度热榜上看到一条消息——“6岁女童因未完成作业被老师殴打住院”后,最想说的话。

是有一些老话说,“小孩不打不成器”,“棍棒底下出孝子”。好像棍棒是教育神器,其实只是教育无方者在找借口。曾经采访过不少名人名家,他们在谈及家庭教育时,很少有人说,是因为家有一双特别能打的父母,被“屈打成才”的。

当然,这个世界上极端的个例也是有的,有个别认定自己孩子是天才的虎爸虎妈,想让孩子成为人中龙凤时,也有不惜用暴力的。但他们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。除非,传说中天生的贱骨头是真的存在。相信更多人宁愿

不要被打成器,也不愿意放弃健康快乐地成长的过程。有位特成功的名人说,童年的遗憾是什么样的成功都无法弥补的。

我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年代,身边有不少小伙伴是被打大的。不管他们后来多么有出息,但自卑、懦弱、固执已见、不合群甚至撒谎等被打后遗症,多少还是看得到的。曾经问过多位“吃苦不记苦”、对小时给过不少皮肉之苦的父母还相当孝顺的朋友,是不是可以作为“棍棒底下出孝子”的成功典范?那些朋友听后,大多是要和我翻脸的,说这么不人性的问题今后别让他们再听到。并放大音量告诉我,好好去研究一下母慈子孝的意思。

我有一位好朋友,是高校的现代汉语老师,风趣幽默有才,被学生们称为德才兼备的好老师。他对我写的文章多有赞誉,只有写到父爱母爱类

的题材,他要么假装没看见绕过,要么不咸不淡地一句“我没感觉”。

有一次和他聊起孝顺类的话题,他说,小时常被性格急躁的父母暴打,多半是因为他们自己不顺心时的迁怒。他又天生倔脾气,不会像他的哥哥弟弟们那样看父母脸色,更不会因为自己根本没犯过的错而违心求饶,所以没被打残已经是他命大了。他说,每被打一次,他都会在家门口的木柱上刻一条深痕,岁月都无法将它们抹平,恰似他的心中一生都无法释怀的阴影。

自信阳光的青春流霞,对打人的人竟然是家长或老师有千万万个不能理解。在她小时曾发生过一件事:家门前新浇的水泥地上被人踩出两个小脚印。邻家肇事孩子故意把账赖到她头上。霞爸听后虽然很生气,但和他平时对孩子的态度一样,先要弄明

白究竟是不是她干的以及为什么要干。

霞那时的年纪还不具备说清事实的能力,但受不了被诬赖的委屈,居然举起一张小凳子奋力摔在地上。霞爸在弄清事实后,对霞说,以后若是受冤枉,就这么干!所以在逆来顺受的人群中,绝对没有霞的影子。她做老师、做家长从来都是和风细雨、春光明媚的。

而学校教育肯定是要以人为本的,依法执教的红线更不可僭越。哪怕只是用戒尺打手心传道授业方式,也早已被公众认为不合时宜了。

我当老师时,曾经有不少家长对我说,王老师,我家孩子要是不听话,你就狠狠地打。其实,他们很明白,若动武,我根本就不是他家孩子的对手。这只不过是怕我太放任孩子的一种说词。而教育绝对不是非棍棒即放任这么简单粗暴。

薄之力。

新一年,读书看报写作仍然是我的“主业”。有道是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”,虽已年迈,我仍有着一颗喜读书、爱写作的狂热内心。我常想,一个人无法随意延长生命的长度,却可以通过完善和提升自我,来拓展生命的厚度、丰富生命的内涵。我还要虚心地向年轻人学习,向书本学习,向不见面的老师学习。

充满憧憬的新年已经风姿绰约地向我们走来。祈望新冠肺炎疫情早日结束。相信我们的明天,一定会越来越好。

■文史随笔

寻迹萧山街

○卢江良

有一次,在网上搜索资料,偶然发现在绍兴城区,有一条叫“萧山街”的街。笔者将这一“发现”告知了是萧山人的建筑设计师兼作家周勇先生。周勇先生也颇感惊讶,说自己外婆家在绍兴,从小在那边长大,竟然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街。笔者说,不要说你了,就算是我,老家在绍兴,在城区工作过近三年,也没听说过有这条街。于是,我们当即约定,找个时间一起去“拜访”那条萧山街。

为了在“拜访”之前,对它有一个大概的了解,笔者先通过微信联系上了在绍兴的作家钱科峰先生,向他询问关于萧山街的历史和现状。钱科峰先生坦言,他知道有这么条街,还去过好几次,街上开的都是一些杂货店。另外的,他也一概不知。笔者又在网上搜索关于萧山街的相关情况,但除了说它是一条古街,概况了其所处的位置和长度等,几无其他相关的资料,甚至对它的现状介绍也甚少。

之后的时间里,笔者就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,描摹它应该有的样子:那是一条狭长的老街,两边是一间紧挨一间的杂货铺,店主均为街坊邻居,那是一群年逾古稀的老人,他们操着浓重的萧山方言,贩卖着萧山土特产,其中必定有浙江著名的传统手工艺品——萧山花边和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——萧山萝卜干。如果你去询问一下,他们还会告诉你,何时间来自萧山何地,曾经为何落户于这里。

时隔将近一月,在暮秋的一个下午,由钱科峰先生当向导,笔者和周勇先生来到盼望已久的萧山街。然而,令笔者深感意外的是,现实中的萧山街,与自己想象中的,有着天壤之别。它虽长,但不狭,还颇宽敞,在我见过的古街中,算是最具规模的了;街两边确实均为杂货店,店主固然有一部分老人,但没有一位操萧山方言的;问他们来自何方,都说不是萧山的,祖上跟萧山好像也没什么关系。

■思绪点滴

你很有才气

○春和

那年,刚调入新单位,领导交给一项棘手的任务——拟写典型事迹材料。我不知所措,考虑新到单位,直接回绝也不好,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来。我放下手头事情,如临大敌般过了一星期,终于完成初稿。领导认真看完稿子,笑眯眯地说:“你很有才气,写得不错。”

我瞬间自信心爆棚。自此,我竟然对公文感兴趣了,整天考虑谋篇立意措词,还研究别人怎么写公文。意料中的事,我顺利走上了拟写公文之路,至今没有停息的迹象。

我想,如果当初领导说我不是写公文的料,我的职场生涯许是另一番境况。

前几天,同事小张请本地名记老王点拨文稿。她们之间文字水平相差甚远,老王指点她写作如高射炮打蚊子——小题大做了。可小张认为老王业务精通,受她专业辅导后定会受益匪浅。

老王认认真认真看完小张的稿子,洋洋洒洒写了5条建议,我记得其中一条是“写文字材料要针对受众”。5条建议均切中肯綮,一针见血,对初学者确实具有指导意义。我暗自猜测,小张会很受伤。果然,再次遇到小张时,她说让她干任何工作均可,唯独不要写材料!我想这定是那次指点

为了尽可能“挖掘”出与萧山的关联,在萧山街的“探花台门”前,笔者“逮”到一位鹤发童颜、面目清秀,且一看就像是文化人的老者,打探这条街的历史。这位老者告诉我们,他从小在这个台门里长大,并描述了台门曾经的辉煌。当问及此地与萧山的关系,他茫然地摇摇头。随即,似乎察觉到了我们的失望,便安抚性地说:“既然叫‘萧山街’,应该跟萧山有些关系吧,只是我没听说过。”

随后,我们寻访了在萧山街上的一些名胜古迹,例如:“太平天国壁画”“宋代名桥——小江桥”“萧山河”等,企图通过它们找出这条街与萧山之间的“蛛丝马迹”。可遗憾的是,一无所获。于此,笔者思忖:萧山,自夏少康时(约公元前19世纪)便归属绍兴,至20世纪50年代末才划归杭州。它,作为绍兴曾经的一分子,成为其间一条街的名称,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,未必一定要有关系。

虽然如此揣测着,但不久在萧山参加某次活动时,碰到了当地学者翁迪明老师,还是把心头的这个疑惑和盘托出。翁迪明老师闻言,欣欣然道,他目前在策划开展“百工百年话运河·抢救性记录浙东运河萧山段口述历史”这个项目,正好侧面了解到:20世纪三四十年代,绍兴的萧山街曾是锡箔行业的中心。当时,有很多萧山人在那里打锡箔。其中,萧山衙前徐家村一半人口在那里,人称“徐半村”。

听罢,不禁有些失落:这条曾被萧山人占据,并以其家乡命名的街,随着时光的流逝,如今已被抹去所有痕迹,徒留下一条街名。不过,转而一想,便释然了,并为之感到庆幸:萧山,作为绍兴的一个“游子”,远离已半个多世纪,在这个瞬间万变的时代,尚能保留一个街名,足已说明绍兴对它的深情厚谊。由此及彼,联想到自己:同样作为离越赴杭的游子,经年之后还能否有幸于故里留一个薄名?

留下的后遗症。

一个年轻的写作热情,被认真的指导给遏制了。我为之惋惜,赶忙回复小张,说她具备写作天赋,只要坚持下去,就能写出成熟的好材料。但她如惊恐之鸟,不愿再尝失败的滋味。

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:“要使人信服,一句言语常常比黄金更有效。”老领导那句“你很有才气”,把我带到写作公文路上;王记者的5条建议,却把初学者拦在了写作路口。其实,两者都出于真诚的善意,只是前者携着鼓励,后者就事论事,效果天壤之别。

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,每个生命都赋予自身特有的价值,关键在于发挥和实现。而旁人一句“你很有才气”,即使点不到要害,却也提振了信心,鼓舞了士气,使人精神抖擞地踏上奋斗之路。

若干年后,我翻出当年拟写的稿子,真不堪看。材料既没有观点,也没有亮点;既没有建议,也没有措施,一本流水账而已。可领导为什么说“你很有才气”?后来,领导跟我说:“你是新来的,不了解你的文字基础,以才气助人总不会错。只要激起你对公文的兴趣,目的就达到了。”他朝我会心一笑。